



中華學人文稿

陈运和散文

陈运和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陈运和散文

陈运和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运和散文 / 陈运和 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8

ISBN 7-80128-842-4

I.陈… II.陈… III.散文-作品集

-中国-IV.G634.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6)第 08530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1/32

印 张 4.5

统一书号 ISBN7-80128-842-4

定 价 10.50 元

目 录

卷上：文学改变了人生

- 情牵梦萦赣西北 / 3
遥想那十分遥远的往事 / 8
海宁寻诗踪 / 13
茅盾与乌镇，我心中一直的向往 / 15
书里的甜与苦 / 19
公刘心目中的上饶 / 21
我所认识的作家彭荆风 / 25
老师·同窗·学生 / 31
哭公刘老师 / 36
感激不尽 / 39
诗与散文同我住在胜利渡口 / 45

- 我是福州人 / 51
第二故乡：上饶 / 56
追忆往昔，踪迹仍在心里 / 60
哭笑不得的年代 / 63
自费旅游，其乐无穷 / 66
卢沟桥畔猛狮醒 / 70
登泰山一日记实 / 73
上饶集中营抒情 / 75
春至城郊 / 78
遥记福星观的点点滴滴 / 80
关于上饶城墙的回忆 / 83
抚劳巷轶事 / 85
我与抗建路 / 87
上饶的桥 / 89
漫步在五三大道上 / 91
沿河路怀旧 / 93
诱人的上饶“荞麦夹” / 95
广丰米粉 / 97
散步走出的友谊 / 99
人在走，诗在走 / 101
试当爷爷过把瘾 / 103
忆修水 / 105
雷公巷的声音 / 110
悠悠同学情 / 112
我的姑姑 / 114
西安和延安生诗行 / 116
包兰线上琴弦响 / 119
雄心、冒险与勇攀西藏 / 123
冬游满洲里 / 128

文学改变了人生

卷
上

情牵梦萦赣西北

离开修水已 10 多年了，我仍常常想念那块热土、红土。修水的山，修水的路，修水的人，修水的情，修水的臊子，修水的芝麻菊花茶……修水的一切，都使我终生难忘。

在上饶，难得碰上几位修水人。假如遇见了，无论是文联主席，还是退休局长，甚至刚刚调来的副专员，由于他们是修水籍而有一种亲近感。他们也往往把自己列入修水老乡之列。因为我整段宝贵的年轻岁月，从 20 岁起一直到 37 岁，都在修水乡下或县城度过。我整个诗歌创作生涯基本上在修水起步，步入能在祖国各地报刊发表或出版的第一个高潮。

当我从九江大学分配到白岭中学任语文老师，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学数学的女校友幸娟玲。她是本地籍，帮我买县城到渣津的汽车票，又联系当时不通客车的渣津至白岭的货车。修水人的热情，我最初感受到，但幼雅的自己并

没说声“谢谢”。在白岭几年,男与女之间也较少来往。后来我调进县城工作,她调到本县黄港中学仍执教。我记得在她那儿先后吃过两顿饭,也没说声“谢谢”。再后来听别人讲,她调到南昌某校和丈夫在一起,我又调到上饶工作。互相都不知对方讯息,想想往事,渐渐变老,我觉得该说一声“谢谢”了,学友却听不见。人生错过了机会,望原谅。

在白岭中学,我当过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学生(有的农村女生,比我还大1、2岁)的语文、历史老师,也当过班主任。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末,肚子填不饱,而可爱老实的农村学生会悄悄送我一些红薯,教我放在饭里蒸着吃。星期天,学校除外地老师外,基本走空了。学生怕我寂寞,星期六下午邀我到他们家玩,星期日下午再一同返校。为此,我到过白岭区管辖的塘城、全丰、温泉、白桥、黄龙、路口等公社。翻山越岭,有的路陡得吓人。寄宿学生每个学期还要完成交柴的任务。来校常不空肩空手,挑柴带一个礼拜吃的菜,对我这个城市长大的以往却一点感受都没有。乡下学生很热情,会轮流请我去他们家坐坐,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2个或4个鸡蛋、2块或4块烟薰的腊肉,劝我吃下去。光秃秃的白岭一带,无树尽是沙,不久就知道了白岭即是白沙岭的简称。那儿,人穷情不穷。当地农民喜欢在石坡上晒谷,米里难免有沙粒渗入,久也习惯了。我和我的诗最初就是吃这种偶而会咯牙的米饭逐渐长大成熟的。入夜,我独自会坐在陋室的油灯下(电灯10点钟就熄了,有时还没电),我写过一些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抒情短诗,也写过政治抒情长诗《七月赞诗》、《祖国之歌》。20岁刚出头,或许太年轻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竟敢与北京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联系,几次请他看自己诗稿。我十分喜欢读贺敬之的政治抒情长诗《放声歌

唱》，买不到则写信要一本。记得，当贺敬之给我从新疆阿克苏寄来此书时，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从县城下乡书摊买的李瑛诗集《红柳集》，和原有的公刘诗集《在北方》，我百读不厌。和上海著名诗人芦芒也通过信，他对我诗稿的鼓励难以忘怀。除了教学、写诗，我脑海还常常浮现一些印象颇深的学生，如杨安民、胡天明、张仕华等。杨安民的家在塘城街，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连接他的人生，也连接我的岁月。进县城后仍有联系，知道他养蜂走四方、挑着全家生活担子。胡天明，从1963年夏天以后，一直没见着。张仕华家在白岭街中段，她抱着弟弟在街上晃来晃去的模样，至今仍活跃在我的眼前。一次，要我到她家玩而拉拉扯扯，15、6岁的女孩子脸上泛出红晕。最后，我还是进了屋，吃了女孩子亲自煮的面条与鸡蛋、肉。1968年春节期间，我在县城剧团工作，她在都昌卫校读书。碰巧在修水街头相遇，谈了许多想说的话。不尽之事，在以后彼此的信件倾吐，感情逐渐上升。我直接称她名字，她也直接叫我名字，“老师”已从她来信中褪去。很快，我下放，她实习，讲不出什么原因，自己没进一步掌握主动而关系中断了。现在，她在哪？我会常常想……

我到修水县宁河戏剧团任专职编剧，也是一种机遇。几年后，我才知是县文教局一位名叫胡远鹏的局长在白岭中学检查工作无意闯进我住房，发现我热衷创作才发出调动函的。我没送礼，也没走后门，就踏入专业剧团大门，干文化工作使人生起了巨大的变化。

从中学到剧团，从教育到文化，摆脱了对从事教育的毫无兴趣。1965年8月，我在剧场背后化妆室楼上有了一间自己的住处。新课题摆在自己面前，必须学会编剧本，写唱

词。在县人委食堂吃饭,接触的人增多了许多。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包括人武部,都有自己的朋友。为了更好地创作,1966年上半年,我主动要求,参加了全丰公社、上庄公社大山里的一期社教运动。几个月尽吃千篇一律的干菜、薯丝饭,难熬的生活比白岭中学更苦,比写诗编剧更艰辛。但我总算熬过来了,返回单位则迎面的大字报满城,“文化大革命”开始啦!闹哄哄的县城,闹哄哄的岁月,闹哄哄的场面,闹哄哄的人流……遍地都是干巴巴的豪言壮语,惟独缺乏水果味的诗。一旦平静下来,我脑畔留下的只有衙前的街景,西摆的吊楼,双井的墓碑,上杭的幽径……调入修水县文艺站(后又改回称文化馆),视野更广阔。不编剧本光写诗,自己显得更自在。从三都渡口一直到白岭温泉,从卢坊布甲一直到漫江小店,每条大道小路都有自己撒播的脚印,都有自己萌发的灵感。至今,情牵梦萦的,还有下放呆过的大桥农村,洪水漫进的县城夜晚,采摘春意的三都茶场,投身“双抢”的彭姑晒谷,上海知青的餐桌交谈,剧团演出的锣鼓紧敲,领导朋友的平常往来,旧居拆除的祠堂改观……山,难忘;水,难忘;人,更难忘。或许,随着年纪的增大,这情感更为强烈!

如今,修水境内,哪条公路没留下自己跋涉的足迹?在汽车极其缺乏的时代,也没自行车,下乡工作常步行。遥记得,已去世多年的县委书记朱宝荣,一个头顶烈日的盛夏,我和剧团演职员驮着背包,跟他同甘共苦,从黄沙一直翻山越岭走到何市。又一次,我在渣津采访上海知青典型创作,返回没班车,自己拔脚就走,沿着司前、马坳、西港、杭口,晚7时许才到达县城剧团驻地,老同事、编剧匡一点说:“该住一晚,乘车回来。”我说:“两条腿比四只轮子更方便!”这次,

小路 70 里,不难。那回,沿着公路走,县城至渣津,足足 90 里,我也一天到。在修水多年常下多赶路,我练出会找捷径的本领。

人与友亲,脚与路亲。连头带尾,我在修水度过了 17、8 个年岁的的生活呵走过了 17、8 个年岁的路……这可占了我一生中的几分之几?即使我不讲,此刻当我品读晏立东偶而寄来的每张《修水报》,总有几个熟悉的名字闪现。如果说,福州是我的出生地,即属于我印象极不深的生母;那么,上饶与修水,就是我真正的养母,而修水留给我的众多记忆,有时会超过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地点——上饶。

情牵梦萦赣西北,一点都不过份。那尘封久远的清贫岁月,此文我仅仅记叙了小小的一段……

1996 年 6 月 5 日

遥想那十分遥远的往事

每到武汉，我总会想起在此曾采访过一位知名人物，以及他经历过的一些泛黄往事。

当我仍在秋收起义爆发地之一、赣西北的修水县工作时，省里为了纪念两个 50 周年（一个是八一起义，一个是秋收起义）编写《秋收起义》故事一书。我被县革委宣传组推荐参加省出版社搜集资料、编写工作。两年中，我比较自在，走访了许多与秋收起义有关的湘赣交界一些县市，如长沙、韶山、浏阳、平江、酃县、茶陵、永新、井冈，甚至文家市、长寿街……最难忘的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的一天，寒风飒飒中到达汉口火车站。深夜二点半钟，找不着旅社，只冻得自己紧缩在候车室内等天亮。这个车站现已成为历史文物、时代见证，上个世纪 20、30 年代，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和毛泽东、陈独秀……许多著名的国共两党大人物由此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几十个春秋之后，又有我这个

小人物来到同样一个站台，寻找遥远的历史，寻找遥远的事件，寻找遥远的知情者，编书写文章。当然，一件蓝色棉大衣裹着 30 多岁的一颗心很热，此刻更多的是盼望住宿接待站的同志清晨六点能准时开窗，给自己安排个住宿地点。

还算顺利，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中山路边的横街（好像是兰陵路），一个没记住名字的旅社，一个够狭窄简陋的房间，终于放下了自己的旅行袋。稍稍在床上休息了一会，便乘轮渡过长江找到省委统战部，说明原因转签了介绍信。接待的年轻人坦然告诉自己，即将采访的人物都称“李军长”，每月会挤公共汽车来此领 100 元钱。他就是电影《南征北战》中，反映的那个打电话跟张军长喊“拉弟兄一把”的李军长真实化身。

我最终找到汉口解放大道 699 号，2 楼住着的一位特赦战犯、当过国民党 73 军中将军长。此公，1947 年 2 月山东莱芜战役被俘。当我望见采访对象时，81 岁的年纪，瘦高个儿，身体不错。热情，健谈，装的一口假牙，说话清楚，尚能吃肉。寒暄一番，话转入正题——

韩老，名浚。

湖北黄冈人。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叶挺、陈赓。

去苏联莫斯科学 7、8 个月军事。

北伐时，叶挺当团长，自己在叶挺手下任连长。

打到武汉后，改任张发奎所属警卫团参谋长，团长则为卢德铭。

卢德铭是湖北大学学生，说四川话，中等身材，（韩老指着我说：“高矮跟你一样。”）黄埔军校二期毕业。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警卫团东征，离开武汉乘船去九江。

中途上岸，准备赶到南昌参加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提前打响了第一枪，又迅速南下，武汉警卫团追不上，移驻修水县城待命。

寻找党组织，韩浚同团长卢德铭、团部政治协理员辛焕文等3人去湖南长沙。

一营长余洒度留在修水代理团部军务。

在湖南长沙见到省委书记夏曦，要他们带警卫团去广东追赶南昌起义部队。而他们不知妥否，又去湖北武汉请示中央。

相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向警予，才知党的“八·七”会议刚开，毛泽东已返回湖南组织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

向警予给了银元作路费，催韩浚同卢德铭、辛焕文赶快重返修水，带部队和毛泽东一块行动。

赵李桥下车，在湖北崇阳到通城途中，严防出事人分散，每隔10里走一个人。

仍遭当地民团袭击，卢德铭机智逃脱，辛焕文中弹身亡，韩浚被敌捉住。

监狱中，韩浚被黄埔同学保释。

以后，韩浚到上海、南京寻求工作，根据蒋介石的复职条件，在《中央日报》登了悔改自新启事……

这次，我找韩浚主要是想了解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的情况。韩浚讲述，而我则听，断断续续、含含糊糊的。笔录的均属一面之词，也无从证实。我一边记一边提问题……

问：“有位名叫何长工的，在团部当过参谋，认识不认识？”

答：记不得了。

问：黄永胜是你当时手下的战士，有印象吗？

答：没有。‘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中央有人找我了解黄永胜之事，我也讲不知道。作为团参谋长，不太认得战士。

问：与卢德铭分手后有没有联系过？

答：再没见过。卢德铭如何和毛泽东一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我一点都不晓得。

问：你同卢德铭、辛焕文外出期间，余洒度代理团长，后又升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知道些什么？

答：后来的事，我一切全不知，包括武汉警卫团怎样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不过，我在上海一家旅馆碰巧遇见余洒度。我问，你不是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余讲，没法共事，我走啦！

问：最后，余洒度呢？

答：听说贩毒，被蒋介石枪毙了。

问：好像罗荣桓在鄂南组织农民暴动，有部分人到修水加入秋收起义……

答：没听说过。

问：你还对哪些人印象深？

答：叶挺。抗日战争时，我带部队从河南退守湖北恩施，了解到叶挺关在那儿，我想见一面。请示了武汉行辕主任陈诚，他问我，怎么认得的？我回答，北伐时叶挺是我上级。陈诚同意了，我就在囚禁处请叶挺吃了一顿饭。以后再没见过，后来知道飞机失事人不在啦！

我先后两次在韩浚家交谈了两个上午，也没谈出多少值得写的有关秋收起义在修水的人与事。

最后起身告别了，两次韩老都送自己到楼梯边。我忽然闪过一个可笑的想法：眼前此公如革命坚持到底，准能官至中央高层领导，要见很难呢！

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我在北京公开发行的某期画报上，还翻阅到韩浚同杜聿明等黄埔出身的政协委员，由全国政协组织外出参观的合影。

又过了一些岁月，查资料终知韩浚93岁谢世。

平凡的老人，坎坷的一生，我能再说些什么？！

2004年12月19~20日